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史德林：

国际人道法必须得到更好的尊重

“在这个冲突不断增加的世界里，国际人道法必须得到更好的尊重。因为如果它得不到尊重，和平与稳定就很难实现。”7月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史德林(Balthasar Staehelin)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最近几年，全球冲突频发，平民遇害、民用基础设施遭袭、成百上千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全球人道局势不断恶化。在今年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组织举行了“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的小组讨论。史德林在讨论中表示，遵守国际人道法必须成为一个政治要务，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共识必须得到加强。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史德林表示，当前许多战争与冲突都变得长期化，这让人道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要减轻现代战争、冲突中的人道灾难，所有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需要抛开地缘政治分歧，把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此外，需要对国际人道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现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史德林。

谈 人道法

尊重国际人道法 有利于重返和平

记者：今年是《日内瓦公约》通过75周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世界和平论坛期间组织了“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的小组讨论。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为何重要？

史德林：目前世界面临着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全球范围内我们面临着创纪录的冲突数量，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全球人道局势显然在恶化。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准则没有得到尊重。

75年前国际人道法的基础得到了制定，并得到了各国的签署，它的目的是即使在最恶劣的战争时期也保留一定的人道。这同时也是我们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制定

这种最低限度的标准，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尊重国际人道法，我们就更容易回到和平之中。

尊重战争法、不发动全面战争，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冲突不断增加的世界里，国际人道法必须得到更好的尊重。

记者：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重点聚焦在哪些地区？

史德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受命在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开展人道工作的组织。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俄乌冲突、加沙局势当然是重点，但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冲突中都有我们的身影，譬如苏丹、也门、叙利亚等地。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试图做的是，通过与所有交战方进行对话，要

求他们遵守国际人道法规范，由此来保护人民。这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目前全球有数百个非国家武装团体，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对话，试图说服他们在战争期间遵守某些规则。如果各方都能更好地尊重人道法，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开始。

我们还提供重要的援助，包括食物、住所、医疗援助等。例如，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偏远地区建立了一家战地医院，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我们采取了许多行动，但归根结底，我们做的就是一件，那就是试图帮助那些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平民、战俘、伤员等。一旦停止参与敌对行动，这些人就必须受到尊重，必须得到帮助。

谈 挑战

新技术在战场上使用必须得到监管

记者：前段时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位于加沙的办事处遭到袭击。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否越来越危险了？目前红十字会的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史德林：是的，我们在进入一些战争地区时面临挑战，一些地区(的工作)变得非常危险。我们有工作人员和来自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合作伙伴被杀害、被劫持、遭到袭击。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要保护那些试图帮助冲突中的民众的人道组织。

更宏观地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战争变得旷日持久，这让人道行动也接近极限。在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的十大行动中，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平均行动时间已经超过40年。如果人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我们需要政治解决方案。

但推动结束冲突的政治多边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分裂，找到解决方案非常困难。而从红十字会的角度来说，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提供人道行动，但我们不能政治化，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中立。

另一个挑战是，在新的技术领域出现了军备竞赛。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让其中一些技术受到监管，譬如说自主武器系统，我们

认为应该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来规范其使用。

记者：确实，一些新技术已经引发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引发了广泛讨论。你认为类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否让战争变得更加不人道？

史德林：我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可以用于好的方面，但可能被不当利用。例如，在冲突地区，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寻找失踪的人。但正如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用于武器系统确实引发了担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自动化武器犯下了战争罪，谁应该负责？是使用它的战争方、销售它的企业，还是编写程序的工程师？这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呼吁就自主武器系统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过去30年来，我一直在围绕战争工作，有在战争区，也有在日内瓦总部和一些和平国家内工作，比如现在。与战争打交道的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战争中的苦难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建立和平、防止战争是我们作为人道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我们不能成为政治参与者，必须严格保持中立，但我深信政治行动、调解冲突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能在不损害中立原则的情况下，为和谈注入人道考量，或者在后勤上提供必要的帮助，以推动和谈顺利进行。”

——史德林

谈 人道灾难

人道行动、政治行动等可扭转恶性循环

记者：在加沙这场战争中，已有超过3.8万人死亡，其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另外还有上百万人流离失所，面临缺粮少药等困境。如何才能减轻现代战争和冲突中的人道灾难？

史德林：我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的结合。首先我们需要外交，需要多国行动来结束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爆发。有些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如果不尽快结束，它们只会不断持续下去，让人民遭受巨大的痛苦。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解决这些问题就越困难。

这其实超出了人道组织的职权范围，但我们需要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我认为，中国现在也正做出更多调解，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促成政治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所有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都需要抛开地缘政治分歧，把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政治优先事项，同时追究那些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国家的责任。

我们还需要对国际人道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现实。我们还需要确保提供人道援助的各方公正行事，即根据需要提供帮助，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来采取行动。

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全球稳定和发展，就必须携手合作，为生活在冲突地区、脆弱地区的人们做出特别的努力。我们需要打破冲突、基础设施被毁和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和平、稳定、发展的循环。我认为，人道行动、政治行动和推动发展的努力可以扭转这些恶性循环。

记者：你提到了中国在推动政治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尊重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有哪些方面的合作？

史德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有很多合作。一方面，我们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对话。例如，中国外交部就地区热点、全球热点、尊重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等方面都有表态，中国在战争问题上的许多立场都系统地强调了尊重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这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号。

我们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人道法领域开展了各种合作。我们还与中国学术界、智库等开展合作，以传递信息，让公众能了解战争中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在战争中工作，我们知道战争会带来怎样的苦难。

泽连斯基再次争取乌克兰所需援助

但北约成员资格仍然难以实现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捍卫国家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娴熟，他公开呼吁并有时大声抱怨，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获得军事捐助，以对抗俄罗斯入侵。

据美联社报道，尽管他出席

了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但他最渴望的奖品——北约的成员资格——仍然遥不可及。组成北约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对于接纳乌克兰并不着急，尤其是在乌克兰仍与俄罗斯进行积极的敌对行动，这可能将他们拖入更广泛的战争中。

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后，泽连斯基在华盛顿被誉为民主的捍卫者，但去年他不得不向美国议员恳求援助。

在北约峰会上，泽连斯基将试图在动荡的美国政治景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美国总统拜登则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

力量，以及继续领导联盟最大成员国的能力，特别是在他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作为北约的怀疑者，特朗普曾批评盟国未能达到防务开支目标，并在欧洲引发对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北约和乌克兰的担忧。

对泽连斯基来说，赌注从未

如此之高。他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近四个月来最猛烈的轰炸后一天抵达华盛顿。

在这样的背景下，泽连斯基在周二抵达华盛顿后再次紧急呼吁增加防空系统。